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红色记忆(1)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档案局(馆) 主编

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为深入到工人中去,先后创办了《共产党》《劳动者》和《伙友》等刊物,帮助创立上海机器工会,并联络北京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而努力。

■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春,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陈独秀,虽已释放,仍受到当局布置的军警严密监视,并随时有受到再逮捕的威胁,朋友们为他安全着想,劝他暂且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上海也是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所在地。陈独秀同意了。因为陈独秀说的是安徽话,于路上不便应付,北京大学同事李大钊自告奋勇护送他赴天津。陈独秀便由天津乘轮船赴上海。

一连几天,为了躲避北洋军阀的侦骑追赶,两人乘着骡车,日行夜宿,倒也有便畅心交谈。他们也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事宜。李大钊对陈独秀说:“我着手在北京做建党准备,你在上海做建党的准备。”这句话,后来就被说成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 筹建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独秀到上海,就努力办《新青年》,把《新青年》办到工人中去。他怕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6号),编定为《劳动节纪念号》特刊,篇幅比过去《新青年》增加两倍,有400页,还特约了孙中山、蔡元培题词,以及刊登33幅工人劳动的照片。也就在那月,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年,邵力子38岁,沈雁冰24岁,李达、李汉俊和陈望道都是30岁。陈独秀已是41岁了,是老大哥,知识渊博,经历丰富,颇有威望。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建立共产党的起步。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



号)住宅积极与同僚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他已和来自北京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和杨明斋多次交谈建党事宜。陈独秀也曾与来上海的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介绍上海建党工作。他说,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说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在张国焘回北京前夕,陈独秀要他传达:你回北京以后,和守常(李大钊)、申府(张申府)尽快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起来。

■ 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

6月中旬,陈独秀与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等人商议,要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并当选为书记,会议起草了党纲十余条,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8月的一天,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宣布成立,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并决定以他的名义函约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中国留学生中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请他们在当地组成党的早期组织。

经陈独秀相约,同年9月,由李大钊召集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湖南由毛泽东召集组织,在武汉派出刘伯垂与包惠僧商议,由董必武等组织,在山东通过发行《新青年》的王东平,约常去购买《新青年》的王尽美、邓恩铭召集组织,等等。

陈独秀的上海发起组起到了总联络作

用,它无形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总部,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开始,建立组织的名称叫什么?当时欧洲很多国家的工人政党多有叫“社会党”,也有叫“共产党”的。陈独秀为此致函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大钊等经商量后明确回答:“就叫共产党,这也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意思。”陈独秀接到回信后,非常赞同。他说:“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

■ 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教育工人,发动工人,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就非常重视做工人工作。8月15日,陈独秀与李汉俊创办了《劳动界》周刊,10月创办了《伙友》周刊,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陈独秀以身作则,先后发表了20篇关于工人的文章,大力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以及剩余价值学说,揭露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无情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劳动界》受到工人的欢迎。有工人来信诉说:“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呵!”上海发起组还为工人开办了半日学校。

■ 与孙中山同台祝贺和赞扬机器工会

同年10月3日,上海发起组在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外国语学社,就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召开发起会。

上海机器工会是江南造船厂钳工李中受上海发起组委托所组织的。前来参加的有各厂代表80人,陈独秀、李汉俊和杨明斋等都被接纳为名誉会员。陈独秀还被推举为工会经募处主任。

陈独秀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指出:矿工、铁道工、机器工会是现在世界上三个很有势力的团体。如果能“彻底联络”,力量就会强大,那么“社会上的一切物体,都要受它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机器工会简章》。翌日,上海《国民日报》还作了全文刊登。它也受到了孙中山的赞赏和支持。

11月21日,由李中主持,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凤阳路)上海公学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来自各厂的工人代表1000人济济一堂,应邀参加的有陈独秀、杨明斋,还有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陈独秀和即将赴广州的孙中山都发表了演讲。

陈独秀说:“工人团体须完全由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他还对机器工会寄以希望,说:“我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的今天,就是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

孙中山慷慨陈词,作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说,详述了机器与资本势力的关系。他说:“我人欲贯彻民主主义,非在官僚中夺回民权不可,否则我国徒拥一专制制度相之民主国耳。”

陈独秀和孙中山的同台演讲,异口同声祝贺和赞扬机器工会,也为日后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基础。(盛翼昌)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14.被人领到德国总理府会见希特勒

总体上,战争时期的德国与平时时期的德国并无不同。“处于为了进行战争而特意营造的状态”,美国记者霍华德·K.史密斯观察道,“这两种状态的界线是微妙的,几乎是隐性的”。动员数百万士兵在波兰作战,“其对德国本土的影响如同摩托艇激起的浪花对巨大的轮船冲击那样微小”。

对像韦尔斯这样多年未到过德国的访客,纳粹政权的黑暗氛围令人震惊。中间是黑色十字的红白色旗帜四处可见。纳粹高官驾驶马力强大的大型轿车飞驰而过。纳粹党卫军军服和国防军混杂一起。墙上到处是宣传画,将张伯伦或丘吉尔描绘为战争贩子,释放毒气的罪犯,让儿童忍饥挨饿的坏蛋。门楼到处张贴着告示,写的是“不要犹太人”。

在对柏林的三天访问中,韦尔斯与多个纳粹高层官员进行了交谈。根据希特勒的翻译后来回忆,这些会话如同播放相同的留声机唱片。元首早就命德国官员用一种声音说话,指令他的官员要强调德国的无辜和胜利的决心。他下令说,不允许谈论和平的话题。“我要求,绝不给萨姆纳·韦尔斯先生任何理由,让他怀疑德国获得战争胜利的决心,德国人民在数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德国的领导人到胜利的信心决不动摇。”

在到达柏林的当天中午,韦尔斯身穿礼服,头戴丝绸高顶礼帽,在相关人员陪同下到外交部会见外交部长乔基姆·冯·里宾特洛甫,所有的德国官员,包括部长,都身穿军装。阶梯上方站着警卫,其面容“在令人发指的残忍中透出低能和弱智”。在前厅等待了三分钟(韦尔斯总能准确地估算这种间隙的时间),韦尔斯和美国使馆临时代办亚历山大·柯克受到里宾特洛甫在办公室门口的接见。“冷若冰霜,没有任何哪怕虚伪的笑容或者欢迎的言辞”。外交部长英语流利,如同韦尔斯在报告中鄙视地写道:“他曾在北美做过红酒销售员,也曾做过德国驻英国大使,但他坚持通过翻译进行谈话。”



如同他在罗马做过的那样,韦尔斯向主人重复解释他的使命。作为回复,里宾特洛甫让他倾听了两个小时欧洲历史的纳粹版本,这段歪曲事实的历史从希特勒上台开始。在里宾特洛甫滔滔不绝地大谈这些早已熟悉的标准教义时,他“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双目紧闭,仿佛沉浸在幻觉中”。韦尔斯后来不留情地给出尖刻评价:“里宾特洛甫的内心完全是封闭的。”他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他和任何愚蠢的人没有两样……最近几年,他在陈述德国的政策时出现不下一百处的前后矛盾。再也没有更令我厌恶的人了。”韦尔斯告诉华盛顿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说,里宾特洛甫是“历史上最怪诞的人之一”。

第二天上午11点,韦尔斯和柯克被人引领到德国总理府会见阿道夫·希特勒。总理府一年前才竣工,一排排房间坐落在长方形的四周。室内多是光滑的猩红色大理石,使得地板和楼梯滑溜溜的。但希特勒认为,“外交官应该学会在滑溜溜的地板上行动”。拜访元首的正式来宾在受到接见前,应该步行穿过整个总理府。“从入口到会客厅,这漫长的道路会让外交官体会到德意志帝国的强盛和伟大”。当希特勒最初审查大楼的设计时,曾狂喜地这样表示。事实上,总理府是专门设计来让像萨姆纳·韦尔斯这样的人刮目相看的。

韦尔斯的车先驶入宏伟的青铜大门,进入迎宾场,这是一个长方形庭院,四周高墙围绕,并屹立着圆形立柱。身穿黑色制服的纳粹党卫军礼宾官上前迎接,礼兵们队列整齐,步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韦尔斯走上台阶,进入总理府,两旁是一模一样的威武青铜裸体像,象征着“党”和“军队”,头顶是坐在十字标记上的老鹰石像浮雕。与此同时,纳粹党卫军礼兵立正,用纳粹手势向他敬礼。

在大厅,韦尔斯注意到“一群穿制服的仆役”,他们身穿“浅蓝色绸缎制服,头发显然是扑了粉”。一个仆役引领韦尔斯及随从通过了两层高大的门,经过了多重令人印象深刻的房间,最后来到巨大的艺术长廊,长廊有480英尺(约150米)长,是凡尔赛宫镜厅的两倍。希特勒的建筑师艾伯特·斯皮尔是按照巴黎城外的枫丹白露宫的舞厅设计这一艺术长廊的。

15.把他带到上海去

承德坐下喝茶,他端详店铺,看到店铺整理得十分干净整洁,整个店铺窗明几净,十分赏心悦目。承德心里很是喜欢,看来达成把这家小店铺打理得不错,难怪一年可以有那么好的赚头。

坐着没事,承德就与小伙计攀谈起来。小伙计也是章家桥人,姓赵,叫赵默涵,今年18岁。赵姓在章家桥是个小姓,几十年前才从徽州移居到章家桥。赵姓是个书香之家,先前一直在章家桥开设私塾为业,现在这个赵默涵才会到这里做小伙计?他有些不明,于是问起赵默涵的身世。

赵默涵说,家父以前一直是私塾先生,但是3年前患伤寒过世了,因为没有了生计来源,他只好辍学,经人介绍,到顺昌来学生意了。

“依一个学生仔,来这个小店做买卖,不是屈才了?”承德关切问。“先生您取笑了,我一介读书仔,哪里算得上才,到这里已经承蒙老板厚爱了,咋会屈才?”赵默涵不卑不亢,谦和道。

承德有些喜欢这个小伙计了。他问小伙计看啥书,小伙计有些不好意思,说是一些杂书。承德让小伙计把他刚才看的书让他看看,承德一看到书的封面,心里“咯噔”了一下,小伙计居然看的是《英语活本》。“依会‘英格里希’?”承德惊问。“诺、诺,会不会,我看着玩玩。”默涵有些惊慌失措,赶紧摆手道。“学点‘英格里希’,好好好啊,到时候可以派用场,小后生,依要坚持学下去,以后会有用的。”承德鼓励他说。

他们又谈了一些其他的学问,一番叙谈,承德益加觉得这个赵默涵不错,但凡四书五经史子集,他都能说上些道道,比起自己这个6年私塾,默涵的文史学问肯定在自己之上。

他们正说着话,达成回来了,他看到承德在店里,感到很意外:“德哥,您咋来了,咋不事先告诉我一声,我也有个准备啊。”“哎,都是自家人,准备个啥啊,我只是到宁波走走,随便过来看看,依的店铺打理得不错啊!这样我就放心了。”

“德哥?您就是上海的章老板?”听到老板叫德哥,默涵大为震惊。承德微笑着点点头。“实在不好意思啊德叔,刚才晚辈不知道是您

啊,真是失礼,失礼,请德叔谅解。”承德笑笑,对达成说:“依这个伙计不错啊,待人接物很有礼仪,不错不错!”这时候,承德心里已有主意,他想通过达成再了解了解,如果确定是个好苗子,他想把他带到上海,这样的后生找机会给他历练历练,以后肯定大有出息,他现在迫切需要有几个有才有德的帮手。

中午吃饭,承德向达成摊开了他的想法,他问达成对默涵的看法,达成说:默涵真是一个好后生啊,人勤快细心,又懂礼数,而且在生意场上会动脑筋,点子也多,是个做生意的料子。依讲我这一两年店里赚头那么好,默涵可是立下大功的。默涵懂些外国话,还做外国人生意,几次大生意都是他直接与外国人洽谈的。

听到达成这么一说,承德决意要把默涵带到上海去。但是他也有些疑虑,生怕默涵不愿意去。达成说,这咋可能,因为我经常向他说起德哥您到上海创业的故事,他对您非常敬佩,您让他跟着去上海,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咋会不愿意去。

承德说那好那好,这次我就把他带到上海去了。承德这一说,达成脸上露出愁容,说您把他带到上海是好,可是我这里有啥麻烦了。真的我不是叹苦,现在默涵是我这家店的顶梁柱,他这一走,我这里的生意就难做了。

承德说这有啥难的,依少赚些有啥关系,我说过了,依只要把阿姆她们生活用度赚出来我就满足了,我不在乎依能赚多少铜钿。

两人商量已定,承德亲自找默涵,说准备把他带到上海,跟着自己做生意。

“真的?您带我去上海?”听说承德要带他去上海,默涵一阵惊奇,清亮的眼睛惊喜地看着承德。承德含笑点头:“喜欢么?跟我去上海?”“喜欢!喜欢!”默涵一脸喜色。但是旋即他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德叔,我从没有出过远门,让我跟您到上海学做生意,我怕做不好。”“哎,这有啥关系,只要肯学,有啥做不好的。依看,当初我到上海,也不是啥都不会,现在不是都会啦。”承德看着默涵白白净净的脸,鼓励道。“那,以后要德叔多多指教了。”默涵由衷说。他们说定,过了清明,默涵就跟着承德去上海。

宁波商人

徐志明

